

國藝會 2017 年海外藝遊補助案
「來辦一個台灣國際原住民舞蹈藝術節吧！—紐澳印尼前置踏查」

結案報告

吳瑞珍
2017.6.27



(2017.6.10 攝於峇里登巴薩，峇里藝術節開幕遊行)

台灣島上豐富多元的原住民文化，是我們珍貴的資產，在快速變遷的當代社會如何以藝術節的方式延續傳統、揉合傳統、創造新的價值，讓國內外的人們聽見、了解、並尊重原住民的聲音？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藝術節？

從事數年藝術行政工作，曾多次參與籌備國際文化交流、雙年展、藝術節，也遊歷歐陸亞洲多國，此次出訪澳洲墨爾本、紐西蘭羅托路亞、印尼峇里，透過兩個月六十三天的時間，第一手帶回對這三個國家的原住民／傳統文化觀察及當地藝術節、戲劇舞蹈演出之精彩亮點分享，以此報告彙整，供往後同質性文化節慶活動籌辦之借鏡思考。

首站—墨爾本

想到澳洲，你們會想到什麼呢？
袋鼠、無尾熊、雪梨歌劇院、黃金海岸？

相較於歐美大國們，台灣的歷史地理教課書似乎對澳洲鮮少著墨，好像就是另一個被英國殖民的大陸國家，似乎鮮少文化故事值得被書寫進教課書？在出發前，其實我對澳洲的認識很粗淺，但莫名感覺有股連結，有股被召喚的力量拉著我踏上他們的土地。

➤ Yirramboi Festival 2017 墨爾本原住民藝術節

去年年底在國藝會在北師美術館舉辦的國際風向球講座認識了執行原住民表演藝術平台的經理舒慧，經由她的熱心轉介認識了布拉瑞揚舞團的行政經理林定，談到舞團有意在今年舉辦首次的原住民舞蹈藝術節，對此計劃感到高度興趣的我，也期望能以自身積累的經驗貢獻些什麼，於是今年初結束了與北美館雙年展的合約，我一邊在東南亞旅行、一邊著手寫了海外藝遊的申請書，對於舒慧演講中提到的墨爾本原住民藝術節 Yirramboi，以及其總監對於此藝術節想建立的新視野感到好奇，便經連結得到了 Jacob Boehme（以下簡稱 Jacob）的熱情回應，以實習製作助理(Assistant Producer)的身份加入了籌備團隊。期望以五週在墨爾本的時間，觀察學習、並帶回藝術節籌備的實務經驗，未來協助台灣的原住民舞團們架構並執行一個對台灣族群、社會與土地友善的藝術節。

其實這不是墨爾本第一次舉辦原住民藝術節，前兩屆的藝術節分別於 2012、2014 舉辦，名為 The Melbourne Indigenous Arts Festival (MIAF)，但當時的主事者為白人身份，雖然名為原住民藝術節但仍是白人觀點主導，與市府下屬機構聯合執行，原住民的聲音並未真實地被傳達。

於今年（2017 年）5 月 5 日開幕的藝術節，為期十天，是近一年半籌備期的呈現。當 2016 年 1 月，具舞者、編舞家、木偶師、編劇等多重身份，並與原住民耆老與青年熟識合作逾二十年的 Jacob，獲選為此屆藝術節的創意總監時，他決心要做很多不同的嘗試與突破。

首先，擁有一半原住民血統、一半白人血統的 Jacob，用墨爾本當地的原住民族（Boon Wurrung、Woi Wurrung）語重新擦亮了藝術節品牌成 YIRRAMBOI，並用鏡射設計的手法將其意義「明日」倒放置在下方，賦予藝術節一個更有意義的品牌名稱。（原文會籌辦的 Pulima 藝術節也很有意思，是以排灣族語的「手藝精細之人」命名）如此用族語、鏡射的設計手法，也運用在藝術節架構下的大多數的活動命名、以及主會場內的標示指引牌上，所以民眾也能藉此機會學習認識少量實用的原住民族語。



再來，原住民藝術家的創意絕不僅止於白人想像的傳統歌舞秀和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Jacob 帶領十五人的團隊（其中三分之一為原住民身份），勾勒出除了音樂、舞蹈、馬戲等劇場演出，還有視覺藝術展覽、手作市集、傳統儀式、創意工作坊、國際論壇、原住民青年領袖工作坊、兒童音樂劇工作坊，從墨爾本市中心的大小劇場、藝文空間到市區街頭，目標讓墨爾本全城進入 Blak-out 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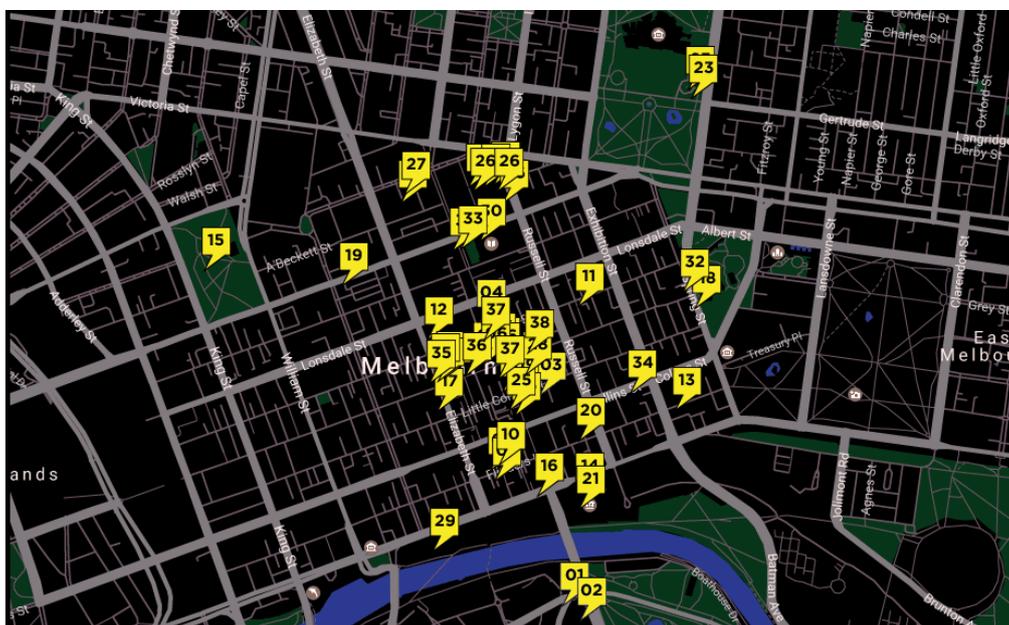


以下介紹藝術節觀察及活動亮點：

1. BARRING YANABUL — We all walk the path

<http://yirramboi.net.au/barring-yanabul/>

一個週六，8 個小時（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25 個藝術團體，38 個城內巷弄街角，這樣的架構讓 Barring Yanabul 像是藝術節中的藝術節，由一位我的苦主同事很辛苦的籌備（到末期才加入一位活動執行助理）。下方這張官網提供的互動式藏寶圖，標明各活動地點及敘述，由於各式活動性質和頻率都不同，所以我們依照不同屬性的族群規劃了六條參考路線（冒險者、藝術愛好者、舞蹈愛好者、音樂愛好者、親子家庭、酷兒族），方便民眾一網打盡所有有興趣的活動。活動當天，我和同事在藝術家和志工 check-in 的準備室工作，中午休息時間才有機會出去感受氛圍。



辦這樣的戶外活動，總會很擔心氣候狀況，在素有一天四季的墨爾本，天氣預報只能當笑話參考，每週的籌備會都不斷更新兩備方案，要是下小雨，照常舉行，下中雨，某部分活動移到室內、某部分照常、某部分取消，下大雨，考慮到藝術家安全及民眾參與度，雖可惜但大部分戶外活動將行取消，講到這大家都眉頭深鎖，因為事前為了找尋合適表演性質的地點，已大費功夫向私人單位、公部門、附近店家溝通、申請使用路權，也知會了警方，因為有些活動會封閉部分路段，需動員警力協助指揮交通、確保表演者及觀者的安全，以及防止有

人惡意破壞活動進行，也一一發信告知附近居民，為了當天活動的音樂聲響可能影響他們的生活先致歉並企盼了解，總之，盡了全力思考每個面向可能發生的事、可能影響到的人，做了完善的規劃，若因雨取消，真的會很鬱卒。

所幸活動當天，天氣大好！一大早協助藝術家在 **check-in point** 報到、著裝、化妝、出發駐點，志工出席率也高達九成，協助帶著海報、傳單、告示牌前往定點。我利用午餐時間出去轉了一圈，首先心裡想著趕快去照顧一下台灣來的 TAI 身體劇場，在路上遇見 Koorie Foundation 協辦的手作工作坊，他們在城市四個定點，做不同的手工藝教學，有一個據點用長桌上擺放著各式以天然礦物粉末做的顏料及原住民服裝、飾品，另一個據點就在地上鋪了張大草蓆，大家依著耆老席地而坐嘴上邊聊天、說著部落的故事、雙手邊學習編織，大朋友小朋友一同參與的畫面讓人很感動。

TAI 的場地定在墨爾本 **China Town** 熱鬧的那條街邊小巷，無論從哪個方向經過，都一定會注意到，瓦旦和以新唱著部落傳統的歌，眼神堅定，腳踏著穩穩有自信的舞步，搭配背後街頭塗鴉，有種衝突的美感。週六的十一點多，中國城的人潮還未達到高峰，不過我沒有放過來往的任何一位路過民眾，用一句話介紹藝術節主體、緊接著第二句介紹來自台灣的 TAI，快速地引起民眾興趣並把手上兩捆傳單發送掉。

Barring Yanabul 有點像街頭游擊戰，社會資源的不公平分配，被白人趕往山上、沙漠、郊區生活的原住民，重新佔領了城市街頭，以密集點狀式的游擊演出，攻擊假日一家大小一同上街出門的人們，這條街、那條巷、**Shopping mall** 裡，讓你感覺被包圍了！既得利益者平常過著舒服的生活，沒事不會想到弱勢族群，但在這天，你不看到、不聽到都難！讓你參與、讓你思考，那群人是過的怎樣的生活。我還蠻希望可以在台北做一場類似的活動，擴大原住民活動的範圍，若辦在部落，真的很有興趣的人會去，若辦在劇場，喜歡看戲的人會去，但是辦在城市街頭，有興趣的、無感的人都可以聽見他們的聲音。

但我也發現可以做更好的地方，第一這張地圖上線的很晚，大約是活動要執行前一週，因為同事們都身兼數職，**Barring Yanabul** 活動是藝術節的第二個週末也是藝術節的倒數第二天，所以在分身乏術下，大家是先以第一個週末的開幕和表演為重，過了之後再來搶救第二週的重點活動。第二，也因為工作量的關係，紙本的地圖設計，我覺得有待加強。

有朋友在聊天時表示，作為首次舉辦的藝術節，這次活動的野心太大（**too ambitious**），整體的立意方向是好的，但也許應依照實際預算及人力循序漸進（**step by step**），讓活動執行得更細緻，而我也相當同意這個說法。

2. Mission Songs Project

<http://yirramboi.net.au/events/mission-songs-project/>



這是我列為第二感動的活動，一排傑出的原住民音樂人站在殖民時期的權力中心—墨爾本市政廳（Melbourne Town Hall）舞台上，三位女主唱、五位樂手，加上由四組當地不分族群的合唱團共五十位在後方伴唱，他們唱著一首又一首父執輩在 1957 年遭受壓迫時寫下的歌，並在歌與歌間述說著他們是爭取平權一路艱辛的過程故事，一場七十五分鐘的免費演出，就像一本精彩豐富的有聲書，赤裸裸的口述歷史補齊了教課書中不曾書寫的過去。而且故事聽一聽我才發現，台上的吉他手老先生即是當年那場抗爭運動主角 Albie Geia 的兒子，而女主唱是吉他手的親女兒，血液中不只傳承了傑出的音樂才能，還有試圖與權威抗衡的勇氣與骨氣。

女主唱說了兩句話令我非常印象深刻，「今天如果你可以跟著我唱這首歌，那今後我們可以平和的一起生活」（原文：If you can sing this song with me, then we can live together ever after.）讓擁有千席、座無虛席的市政活動廳，越近尾聲時合唱的聲音越大，不論膚色、種族、年齡，大家終於彼此了解、不再對立、不再分你我。第二句是：「人會離開，但歌會留下」當天唱的許多歌曲是靠著家族傳唱流傳至今，演出團隊也藉此機會製作了 CD，附上歌詞翻譯本，讓這段歷史不再被隱藏。活動結束跨出了市政廳的大門，可以清楚感受到大家的眼神不同了，可以想見未來願意站在原住民立場思考、願意為一個更平等融洽的社會改變的人們多了許多，一場在週日下午，很平和但很有力量、很正面且令人感動的活動—Mission Songs Project。

3. Chasing Smoke by Circus OZ

<http://yirramboi.net.au/events/chasing-smoke/>

這部由六位年輕馬戲表演者、依他們自身成長故事、真人真事搬演上舞台的演出，是此屆六檔在藝術節主場館的作品中，我最推薦的一部。

Circus OZ 是以墨爾本為基地的馬戲團，成立於 1978，已有近 40 年歷史，擁有豐富世界巡演經驗，是澳洲知名的當代馬戲劇團。當劇團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他們延伸一路秉持的多元、包容、以人為本的創作精神，透過許多慈善基金會的資金協助，積極參與或規劃與社會責任、社會正義相關的公益計畫，提供免費票卷給弱勢孩童、家暴受害者、無家可歸的人、政治難民、住院病人...等，或是到這些社群據點做小型演出、互動工作坊，除了帶給弱勢族群歡笑，也經互動的過程聆聽他們的故事，將這些素材收集納入創作中，如此在大型的售票演出中，可透過演出影響更多經濟能力較優渥的族群，成為一個正向的循環。



五年前，他們開創了 Blakflip（原民翻轉）計畫，積極尋找、招募對表演有興趣的原住民青年，提供專業師資及訓練課程「Masterclass」，讓他們有機會加入劇團、登上舞台、也增加到其他機構演出的機會，在互動的過程他們發現原住民的樂天個性與馬戲表演需要的幽默、喜劇性笑點可相互搭配的天衣無縫，而 Chasing Smoke 是這個計劃下的第二部作品。

<http://www.circusoz.com/sidesault/blakflip.html>

六個年輕人，穿著以澳洲原住民國旗圖騰設計的服裝，以精彩的熱舞開場，然後以各自擅長的項目技巧，以肢體述說他們的家庭成長背景、或是在學校求學的過程、無法迴避的他人眼光、刻板印象、原住民的身份像是甜蜜的負擔（開心擁有美麗的文化、但容易遭受歧視），經由導演、編劇巧妙地安排橋段，故事線走的流暢，當中隱喻的點也讓觀眾很快了解內容，有些地方穿著青蛙裝唱歌很可愛很好笑，雖是以嚴肅的話題為主軸但以親子適宜的手法呈現，（已是兩個孩子的媽的同事，她是法裔但先生是原住民，看完一直說要把孩子送進馬戲團）；中間也穿插了幾首經典的流行歌曲，如：美國行動主義女歌手 Cyndi Lauper 的 True Colors、Michael Jackson 的 Black or White，還有很多我認不出來

但是觀眾一聽是會心一笑或跟著唱的經典歌；有一段其中一位男表演者換上全白西裝、扮成藝術拍賣官，也像是電視購物的銷售員，以脫口秀的方式、高速、激昂地對著觀眾一一以低價賤賣原住民人口、土地、文化，那一段諷刺地讓人很心痛。

最末段，一位女表演者換上澎澎的廚房圍裙，以電視美食教學節目主持人的方式教大家如何製作澳洲傳統甜點 Lamington，這是一種內餡是白色或乳黃色的海綿蛋糕，外層用巧克力包覆，在最外層再撒上椰子粉，就很像我們用香蕉比喻在美國出生的 ABC，也是很諷刺地說「我們首先介紹材料，牛奶、麵粉、糖，咦？巧克力粉，你怎麼可以在這裡，黑的白的一邊一國」、「將巧克力徹底融化、加入麵粉、糖、牛奶（所有白色的材料），用力攪拌！均勻！」、「送入烤箱，大火烤個『兩個世代』，就完成囉！」、「如果你對製作方法有任何疑問，歡迎上我們的網站查詢 www.australia.government.aboriginal.policy.au」網站當然是虛構的，幽默地諷刺澳洲政府過往不當的原住民政策。看到這邊，心胸開放的白人觀眾是哈哈大笑，但也有些人面露難色，作品當然也不是要為難當下的誰，畢竟那些過去的錯不是現在的人的錯，她脫掉身上的圍裙認真的跟大家說，「不論你是什麼顏色，是英國人、愛爾蘭人、歐洲人、美國人、中國人，我們都一樣住在這片土地上，我們都是一家人」，大燈亮起，其他夥伴端著準備好的 Lamington 蛋糕進場，走向觀眾，讓大家傳遞、分享，一份大家期盼的甜、大同的甜。四場演出，場場完售，謝幕時，全場起立鼓掌。

因為很喜歡這部戲，我看了兩次，雖然它的核心價值很簡單，就是尊重彼此差異，一起在土地上共存，但是很難真正落實於生活，直覺很適合在台灣演出，也很需要在台灣演出，目前正牽線讓這個想法成真。



閉幕式上，Jacob 不居功，一一唱名介紹幕後工作團隊上台，當我被叫到時超開心，我也被算在正式的團隊編制中。結束後的那週，協助退場、開了幾場檢討會，然後大家一個個都病了，（我們連續工作了 21 天），我也開始咳嗽、全身酸痛，在家躺了一天。兩位主管非常熱情地在我離澳的前一天，開車帶我去市郊的野生動物園區，圓了親近澳洲特產袋鼠和無尾熊的夢。

那天在車上，我和非原住民身份的執行製作主管閒聊，我說到當我得知獲補助能前來時，非常開心，也接到很多圈內前輩同輩的祝福，但同時，我也感受到一股質疑，非原民身份的我踏入（插手）此議題的動機，她說她明白，也感同身受，她也常在踏入滿是原民的會場時，接受大家質疑的眼神洗禮：「What are you doing here you white woman?」。

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從小學聽阿妹的歌，高中聽陳建年，大學愛上 Suming、Matzka，去了一趟蘭嶼，畫了一套蘭嶼明信片，在台北四四南村擺創意市集，連到英國里茲唸書時，也報名市中心的手作市集擺了一攤，並牽線將北美館的館藏與里茲當地藝文機構的圖書做交換計畫，因此里茲大學圖書館現在有一批約二十本的台灣藝術叢書，我擺攤時就帶著顏水龍先生的畫冊，在攤位前展示蘭嶼系列畫作。

對一份文化的熱愛，我不知道需要什麼理由或動機，尤其這是我生活的島嶼的文化的一部份，若非有這股熱愛，也不會花時間精力寫企劃書、準備面試、煎熬到底有沒有錄取，捨棄其他工作機會，走到這一步。雖然我不是原住民，但是我喜歡原住民的文化，希望能用一己之力，助其得以延續傳承，或帶往國際，讓更多人有欣賞的機會，這就是我很單純的動機。

幸運地，我與蒂摩爾舞團於愛丁堡藝術節共事過，並與路之老師及舞者們保持友好關係，並將在七月隨其至法國亞維儂演出。我知道我的語言及組織能力、國際製作經驗都是舞團們所需要的，相信只要我繼續努力做，有一天終會被接納。「Listen 傾聽、Understand 了解、Support 支持」這是主管和我的經驗分享。

藝術節中也開了幾場論壇，以澳洲的原民藝術家為首大家各自發表不同的意見，聽著聽著讓我覺得，其實台灣不一定需要一個很國際性的藝術節，國際性有國際的好處，但是希望不是為了國際而國際，而是作品有真切的連結性，在島內多元的族群、新移民、不同的需求、聲音，尚未有系統的整合、凝聚共識前，也許應當先以本土、當地藝術家為主。

在墨爾本，原民同事和我分享這是澳洲對原民最開放、最友善的城市，他們得以在市區找到工作、維持生活。其實多數的白人澳洲人，對於過去那段歷史非常陌生，他們的生活也鮮少與原民接觸，也不在乎。我曾問 Jacob，我們的開幕式有近五百人前來參與，但他們都是與我們有往來的政府、藝文機構、藝術家、藝術家的家人朋友，我們真正開放大眾線上索票的名額只有十位，若我們完全對大眾開放，會有多少人來？多少白人？場子會像那天那麼熱鬧，還是空蕩蕩？他很誠實地說，這也是他所擔心的。根據 Australia Council 的調查，92%的民眾認同原住民藝術的重要性，但是卻只有 24%曾參與原住民藝術活動。在 2015 年間，共六千餘場的藝文演出中，有原住民藝術家參與的計畫只佔 2%，調查也明白地寫明原因是「系統上的偏見」，因為多數機構節目部認為原住民藝術家的演出常讓白人觀眾感到難堪或罪惡。

晚上邊打包行李，我一邊想起第一天進辦公室時，主管和我分享：「其實澳洲的原住民文化政策遠比加拿大、紐西蘭落後，你去看看就會明白。」於是在墨爾本待了五週，三十四個晚上後，五月二十日凌晨三點，我抱著些許期待，拖著行囊前往機場，準備飛往下一站——紐西蘭最大城：奧克蘭。

次站—羅托路亞

紐西蘭的行程沒有預期的緊湊，原以為在墨爾本 YIRRAMBOI 藝術節會認識一些來自紐西蘭的專業人士，但因花了部分時間支援行政事務，減少了社交的機會，手上的三個聯絡人不是沒有回應、就是喬不出參訪見面的時間，只好臨時根據一位小時候在紐西蘭長大的同事的建議，我取消前往威靈頓轉往北部奧克蘭，並在著名的毛利部落羅托路亞湖畔待了四天三夜。

KIA ORA!

聽到這聲有力的招呼語，KIA ORA 已從少數族群的毛利語變成大家日常見面會說的 Hello，原意是「有個美好、健康的人生」。

查了一下維基百科：「不同於多數國家受壓迫或遭同化的少數民族，毛利人在紐西蘭擁有非常多的話語權，其文化保存非常完善，傳統毛利語受到國家法律的承認，在當今世界各國中實屬罕見。」

根據同事的說法，在小學、國中時，不論種族背景，大家都要一起學習毛利語、跳傳統戰舞 Haka，這項政策從 1982 年開始執行，1987 年毛利語也列為紐西蘭的官方語言之一，在博物館看展覽時，牆面上的論述也是以雙語顯示，推論與我年紀相仿的紐西蘭人幾乎都能使用傳統族語，從奧克蘭載我到羅托路亞約五、六十歲的毛利人司機，他說小的時候在公共空間講族語是被禁止的，就像我們爸媽的年代說台語是要被罰的一樣，所以現在反而是他的孩子從學校回家時，會教他族語，他說毛利語是一個很活的語言，新的字彙會以聯想的方式，用 A 的字根 + B 的一部份成為新的字詞，所以一個曾經快消失的語言，因為會說的人多了又復活了起來。聊到這裡讓我有點遺憾、愧疚自己沒有好好向爺爺奶奶學習台語，反而說一口流利的外國人的英語，我認為在追求國際化及競爭力之前，應該更深入的了解本土文化、了解「我是誰」，最近聽說台語、客語、東南亞語系、原住民族語都將納入國小選修課程中，我相當支持這項政策，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當傳承了語言、文化也才能繼續流傳。

不過這項語言政策得以執行，直覺和人口比例很有關係，毛利族人佔紐西蘭總人口數的 15%，人口數量讓政府不得不重視他們的聲音。自從 1840 年，45 位毛利部落酋長們和英國政府代表雙方坐下來和平地談並簽訂《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同意紐西蘭的領土屬於英國女王，但是女王尊重原本在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份子，他們也擁有原本居住的土地權，簽約後，當然也是經過了一陣子的陣痛期、磨合期，但比起與其他國家的少數民族被殺、被驅趕的遭遇大不相同；因此直到 1907 年成為英國自治區，1947 年脫離英國獨立，毛利人整體文化、語言、人口保持完整，也因為英國的進入，讓很多歷史、故事得以用英文文字記錄下來。

這一點反應在羅托路亞時，我與當地人交談，覺得他們對於自己的歷史非常清楚，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前因後果可以侃侃而談，於是我想去書店找一本毛利史來翻翻，在人口約五萬人的羅托路亞，算是一個小鄉鎮的規模，市中心大約 5 條街 x 5 條街，但我發現了四家實體書店，我驚訝於這個數量，尤其在數位化時代下。有一家以教課書、參考書、文具用品、暢銷書為主，另一家與樂

透店家合併一起經營，但另外兩家就是像金石堂那樣分門別類的齊全（不像誠品，因為沒有賣「文創商品」），其中一家還有二手古書區，這四家都有毛利專區，在童書區也有很多毛利故事書，傳統神話傳說，搭配 CD 傳唱古謠，孩子的教育不能等，也許文化部、原民會、原文會可以考慮媒合視覺與表演兩方的原住民藝術家，開始繪製、書寫、紀錄部落歷史。

當毛利族朋友聽到我來自台灣，不只一位馬上接著說台灣人是毛利人的祖先，這讓我有些驚訝，雖然之前有看過相關報導，但我總認為那是國民黨政府在吹牛膨風，半信半疑其來源根據，沒想到真的踏上紐西蘭的土地，由毛利人親自熱情地對我這麼說，讓我開始相信其真實性了，我問：「是在教課書裡這麼寫的吗？還是新聞報導說的？」他說：「我不記得教課書有沒有明確地這麼寫，但是我們就是一直這麼認為著。」

後來，當我參觀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時，在位於博物館正中央的毛利文化展間入口，看到一張大地圖，清楚地標明，太平洋島國們的祖先大多數是由台灣南海、菲律賓這塊區域於 5000 年前開始不斷往東遷徙移動、停留、開枝散葉的，想一想台灣的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的紋面傳統，以紋面的方式代表成年，擁有打獵或織布的技能，並以不同圖騰區分家族，男子紋在額頭與下巴、女子紋在額頭與兩頰，（回想起大學時，受邀到校內藝文中心展覽木雕及繪畫作品的泰雅族藝術家梁玉水，在我結束協助其佈展後，他很開心，就借我穿上一身傳統服飾，並用眉筆幫我畫了兩頰的紋面，當下覺得很好玩，現在覺得很榮幸）；而在毛利的傳統文化，是只有貴族、對部落有特殊貢獻的人，才有資格在臉部紋面，男子主要紋在兩頰、女子紋在下巴。相似的傳統文化習俗也許就是同是南島語系最好的證明。



（圖左、圖中，攝於奧克蘭戰爭博物館；圖右，取自網路，泰雅族少女）

以下介紹我在羅托路亞參觀的兩個毛利村，其實到了當地發現類似的文化村落有好多座（Mitai Maori Village、Te Puia、Matariki、Te Wairoa...）可惜因為紐西蘭的消費水準高，預算吃緊，每一座的門票都不便宜，那時想說應該大同小異，就選了民宿老闆推薦的行程，現在有些後悔沒有一一參觀。

➤ Tamaki Maori Village 塔瑪基毛利村

<https://www.tamakimaorivillage.co.nz/>

Tamaki 於 1989 年由兩兄弟草創，到目前擁有 150 位毛利員工的規模，他們沒有忘了初衷：讓國際遊客認識毛利文化及土地，如今 Tamaki 已是熱門觀光景點，一張包括表演、導覽、晚餐的入場卷要價 120 紐幣，約為台幣 2,580 元，雖是以娛樂性的方式經營，卻也幫助毛利人提高了生活水平。他們在 Tripadvisor 上的評價不錯，所以我心裡也抱有很高的期待。

到了 Tamaki 在市區的辦公室，等待我取名為 Weka（紐西蘭特殊鳥類秧雞）的接駁巴士，其他還有叫 Kiwi 紐西蘭國鳥奇異鳥的巴士；參加 tour 的多是家庭及老師帶領的高中生團體，由市區開往 Tamaki 約為 20 分鐘，路途上司機會提醒進入毛利村的規矩和禮節，並要我們選出一位隊長，到部落後要帶領保護我們不被毛利戰士攻擊，這兩點都還蠻有趣味的。

到了園區大門口，總共有六個隊伍，約有 200 人，中學生團體居多，各隊長們和歡迎我們的毛利戰士（表演者）鼻子靠鼻子打了招呼後，一群毛利戰士乘著船從右方兇猛地進入，毛利婦女們在上方用竹子架高的瞭望塔以大型螺旋貝殼當作號角吹奏的，第一場歌聲嘹亮的戰舞演出開始。

接著我們分組被戰士們領著進入蜿蜒的會場，像闖關遊戲一般，各隊輪流參觀六個據點，首先介紹毛利的歷史與武器展示、介紹毛利人的傳統捕魚道具及烹煮方式、女生們上台跳彩球舞(Poi)、男士們也上台學跳傳統戰舞、還有大家都可以參與的互動性棍棒遊戲，他們也精準的控制時間，大約每 15 分鐘號角聲就會響起。結束這些關卡後，我們依序進入下圖的表演廳，專業的舞者、歌者表演傳統毛利情歌、打獵歌、描述自然景物或生活的歌，很精彩。



然後我們就被請去飯廳用餐了，雖然菜色很豐盛，但這一切的行程安排對我來說太娛樂性、不夠深入，正當我有些失望時，晚餐尾聲，主持人邀請來參訪的中學生上台與表演者互動，並給他們唱一首歌的機會，年輕人害羞的推託但老師們也拍手鼓勵他們上台，他們討論了一下，決定好唱哪一首歌，有些人拿出手機看歌詞，老師也突然變出一把吉他幫他們伴奏，然後他們從一開口的青澀到後來的自信，並與表演者一起舞動，那時我覺得這才是今晚最大的亮點，我看到三十幾年前開始的族語教學的成果，看到文化傳承下去的可能。

➤ Whakarewarewa living Maori Village 華卡毛利村

<http://www.whakarewarewa.com/>

隔天，我前往 Whakarewarewa 毛利村（以下簡稱 Whaka），這是前面提到的毛利司機推薦我去的，裡面工作的都是他的親戚，相較於 Tamaki 偏九族文化村的大眾娛樂化經營方式，Whaka 顯得較小眾卻非常真實質樸，一張門票包含一小時的導覽加一場約半小時的表演，一天有六場導覽、兩場表演，遊客可以自己選擇、安排時間，票價為 40 紐幣，約為台幣 860 元，是 Tamaki 的三分之一票價，也許因為人較少，與表演者更接近，我感受到的溫度更深刻。

村內共 24 戶人家，是仍有人居住的真實部落，居住於此地至少 300 多年，華卡毛利村是羅托路亞地區保存最完善的地熱村，居民生活與地熱資源密不可分，自從他們發現地熱能源，他們不再需要生火烹煮食物，他們使用滾燙的地熱湖水川燙蔬菜玉米、地熱蒸氣箱悶煮食材、天天享受地熱三溫暖澡堂，部落長老們可依地熱湖水流量高低及星象，看見海嘯的即將來襲。部落與自然共生共存，並結合傳統歌舞演出、文化導覽傳承至今。



末站—峇里

五月二十八日，週日，天氣晴，又到了移動的日子，常常覺得才習慣了一個地方，馬上又要轉往下一個地方了。今天將經由兩段飛行共十二小時到達考察第三站——印尼峇里，終於要揮別今年上半年飛到南半球延續很久的冬天，準備把厚重的大衣丟到海裡，期待已久的熱帶島嶼，與台灣相似的氣候和食物，應該能一解思鄉之愁吧。

早上十點從奧克蘭出發，到晚上九點降落登巴薩機場，再經民宿老闆開車一小時接駁至烏布，已經晚上十點半，即奧克蘭時間半夜兩點半，我感到非常疲憊。不同於紐西蘭乾冷的氣候，一出機場大門峇里濕熱的氣息襲來，覺得熟悉卻又黏膩。

傳說峇里島上滿是皇室和藝術家，原因可追溯至 1515 年當回教傳播到蘇門答臘及爪哇島時，造成大量的貴族、藝術家、音樂家、雕刻家及僧侶遷徙到峇里島，創造了峇里的「黃金時代」。

這從我的民宿主人可窺一斑，他本身從小約十歲開始學習傳統樂器甘美朗（Gamelan），他說他的父親是畫家，祖父是建築師，女兒是舞者，藝術基因代代相傳，他目前在傳統樂舞團工作，一週三場在烏布皇宮固定演出經典劇碼 Legong，遇到傳統民俗節慶也會義務到附近神廟演奏，他的民宿客廳擺放了多座甘美朗琴，白天在家進行教學，以小時計算，一小時 100,000 盧比，約為台幣 230 元。



我第一次知道甘美朗是 2013 年在英國里茲時，我那時有一個印尼室友，有天晚上她興奮地告訴我晚上有甘美朗的表演，我頭上一堆問號但抱著開放的好奇心跟著她去看表演，被華麗、裝飾繁複的樂器及龐大的陣仗、清脆、乾淨、重複但悅耳的敲擊聲所吸引，沒想到，四年後，我在烏布有機會跟著民宿主人上了兩堂課，我會在分享會上分享我的練習成果。

很神奇喔，台灣與印尼的地理位置是如此的接近，台灣也有不少印尼移民（約有 20 萬），但我們對他們的傳統文化卻鮮少了解，我卻是到遙遠的英國才接觸到，為什麼呢？也許我們的教育及媒體對經濟相對弱勢的東南亞他國，鮮少著墨，是瞧不起嗎？是一種優越心態？還是崇洋？當我這麼想的時候，我便聯想到也許我們看待東南亞的方式，也是歐美國家看我們台灣的方式。

我原以為與台灣和印尼同受佛教文化影響，同曾經歷荷蘭及日本殖民，文化發展應大為相似，呈現多元融合狀態，但其實不然。以峇里為例，他們的文化全然融合於生活中，傳承完整度高。我很好奇原因，便詢問在藝術節相識的當地友人，推測原因有三，其一是宗教，與多數信仰回教的爪哇不同，人口約為四百萬人的峇里，目前約有 83% 的人口信仰印度教，是印尼唯一以印度教為主要信仰的島嶼，印度教約在西元兩千年傳至印尼，七世紀始有中國移民來到峇里，佛教於十一世紀隨貿易傳入，十二世紀峇里國王與中國公主通婚，十五世紀回教也進入峇里，這些元素與在地傳統對自然力量敬畏的信仰 *Kapitayan* 融合，使得在峇里島上的印度教與印度的印度教已大不相同，稱之為 *Balinese Hindu*（峇里印度教），多數居民信仰虔誠，每天至少三回，早中晚使用竹葉、香蕉葉或椰子葉做小竹籃，內放置鮮花及少量米飯和香祭拜，城市聚落由多個大家庭組成，組織龐大、關係緊密。種姓制度存在，雖然沒有印度那般嚴謹，但非同層級的人結婚仍有難度。當地友人表示：「過去峇里人從事藝術是為了神明、為了祭典，所以在演出開始前都有個灑淨祈福的儀式。」這個傳統延續到今日，演出開始前會有一個地位崇高、長老級的領導出場，一手捧著裝著水的鉢，一手拿著鮮花（雞蛋花）沾著水、灑在樂師、表演者頭上、身上。

其二，不同的殖民政策，於 1595 年來到印尼爪哇的荷蘭商人，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名義開始對印尼的商貿殖民，在三百五十年的殖民期間，主要以爪哇、蘇門答臘為主，當時他們對峇里並未有太大的興趣，直到 1908 年版圖始擴張至峇里，在有一萬七千座島嶼、幅員廣大有千島之國之稱的印尼，荷蘭商人並未以辦學方式企圖強迫傳播其語言文化，僅建設了軍事防禦性的城牆砲塔在商港附近，以及綿延東西向的鐵路運輸出口經濟作物，在峇里島上與其他有殖民背景的東南亞城市風景不同，市中心少見西式洋房，幾乎感受不到任何殘留的殖民氣息。當地友人談起對荷蘭及日本的殖民印象，對前者並沒有太多負面評論，但說到日本時態度跟表情可清楚感覺到一股厭惡，1942 年二戰末期，日本由盟軍英國手中接管了印尼，在戰況危急之時對殖民地並無建設只有無情掠奪。

其三，興盛發展的旅遊業，峇里島是印尼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每年來訪人次節節成長，去年 2016 年入境外籍旅客達 1200 萬人，相較於 2015 年成長了 20%，遊客消費佔國家 GDP 約 13%，其中澳洲與中國遊客人次居第一、第二位，分別佔 23% 及 20%，接續為日本、英國、印度，約佔 4.8%、4.5%、3.6%。根據我在當地結識、從事旅行業的德籍友人表示，絕大多數歐洲旅客到訪峇里是因為其獨特的文化、地景，海邊及海上活動是其次，來自紐澳的旅客則多是因為峇里的度假消費水平低廉，加上熱帶海島年均溫 24~30 度，避開十一月到三月的雨季其餘皆為適合造訪的旅遊旺季，而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2010，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自從 1970 年代登巴薩國際機場落成後，由機場附近的庫塔、沙努，80 年代努沙杜瓦、90 年代往庫塔南北向發展水明漾、雷吉安、金巴蘭。而烏布早在 1936 年代，由烏布國王 Tjokorda Gde Agung Sukawati (1910 – 1978) 領導下一步步將烏布規劃打造為峇里的藝術之都。他優秀的語言能力及好客的個性結交許多國際友人（跟我很像），除了帶著樂舞團至歐陸演出，邀請在日惹學習印尼音樂的藝術家 Walter Spies 到烏布訪問，並與當地畫家交流、相互學習，接著 Rudolf Bonnet 及其他西方藝術家接連來訪，並留下來長住，漸漸地烏布成了藝文氣息濃厚的城鎮。

當我初抵烏布，在旅遊資訊站拿到第一份地圖時，驚訝地發現一週七天每晚在城內不同廣場、廟宇至少有五至六場戲劇演出活動，Legong & Barong Dance、Kecak Fire Dance 火舞、Wayang Shadow Puppet 皮影戲，每場演出約莫一個半小時，由不同劇團搬演相同劇碼在不同空間演出，峇里的傳統舞蹈，舞者穿戴華麗繁複的服裝、頭飾，重視細節，演出時非常投入，因為舞蹈是一種與神明溝通聯繫的方式。

Legong & Barong Dance 的甘美朗樂隊約為四十多人，加上舞者，一個劇團至少是六十人的編制，Legong 由三位年輕女子擔綱，每個腳步和眼神都與樂隊配合的恰到好處，Barong dance 與舞龍舞獅表演相似；Kecak 火舞以人聲及拍打身體的節奏取代樂器，但一圈一圈圍繞在火炬周圍的演出者，加上主要角色演員，一個劇團約有一百人，老中青三代皆參與其中，故事大概是公主被壞人綁架了，王子聯合猴子軍團解救成功，很傳統的劇情，但與 Legong 的演出方式相比個人覺得較有吸引力，當天有 292 位觀眾，西方面孔約佔九成，廟宇兩旁的兩根路燈柱綁上紅色舞台燈，加上廟的正門打上簡單的燈光，演出就開始了，門口剪票員表示此劇碼在這場地已演出 22 年；相較之下 Wayang 皮影戲屬迷你劇場，我去看的那個晚上僅有十位觀眾，五位表演者在幕後，一位負責操偶、演出所有角色，兩位助手從兩旁遞偶，兩位甘美朗樂師，使用峇里語或印尼語講述古老傳說故事，有不少打鬥場面，很像布袋戲，投影下正反派角色的偶其實並沒有明顯的不同，所以其實蠻難跟上故事軸線，後來我就閉上眼睛純粹欣賞音樂了。三場演出的票價分別為，100,000 盧比、85,000 盧比、100,000 盧比，合台幣約為兩百元左右。



我就在思考，「哇～一週七天每晚五六場定目劇，需要有多少觀眾才撐得起來？如此的固定演出規模也養活了多少的樂師、舞者、藝術家，八里的傳統文化就是這樣一代一代接演、傳承下來的吧」羨慕之餘，再回想起演出時，看到樂師們不時的打哈欠、揉眼、心不在焉的樣子，原以為是熱帶峇里人的慵懶表現，後來想想受專業訓練的表演藝術家，當每天的演出轉變為討好觀光客口味的娛樂事業，看到他們的臉上寫著無趣，旅遊業是把雙面刃，雖帶來穩定的工作收入，但舞者樂師的熱情、傳統文化的意義卻也間接流失了。

➤ **Festival Tepi Sawah 2017 烏布稻田邊緣藝術節**

<http://festivaltepisawah.com/>

<http://ubudcommunity.com/festival-tepi-sawah/>



你們有看過這支樂器嗎？它叫做 **Rasendriya**，中文我暫且翻譯為竹吉他，他是由這位青年藝術家 **Rizal** 花費一年的時間所研發創造出來的新樂器，他笑說外觀看起來是否很像 **AK 步槍**。他出身於西瓜哇，目前工作和生活峇里，創作的初衷是想幫助想學吉他但買不起的孩童，所以他採用當地盛產的素材：竹子，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發，做成獨一無二的竹吉他。在他研發成功後，他秉持著初衷，開放想知道怎麼製作的人來他的工作室學習，大方分享這份技術，不收費，他說「**I'm not a businessman, I just love music.**」這把竹吉他除了材質特別，另外還結合了低沉的迪吉里杜管，也比一般吉他多了兩根弦，因為他說他常常彈的太嗨，把弦彈斷，所以製作時也把這因素考慮進去，多設計了兩條。在聽完他分享創造這把竹吉他的緣由後，看他一腳踏著 **Stone drum**（石頭鼓），一邊忙著彈吉他、唱歌、吹迪吉里杜，又包辦詞曲創作，十足的一人樂團，深深被他對音樂的熱情所感動。

他在 2014 年有參與 **TED x UBUD** 開講，所以如果對他感興趣，可以搜尋 **TED UBUD guitar**，你就會找到他了。如果有用 **Spotify**，也可以搜尋他的名字，聽聽他的音樂，我個人很喜歡。

<https://rizalabdulhadi.com/>

我是在今年首次舉辦的 **Tepi Sawah** 藝術節認識他的，這個藝術節由民間發起，三位核心成員（音樂家、工程師、旅店老闆）以及他們廣闊結交的藝術圈友人，從今年二月發想企劃，在短短的三個月間，敲定演出團隊、找到贊助廠商，辦了盛大的宣告記者會。

在峇里島觀光業快速發展之下，每年到訪遊客人次節節高升，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效益，但一棟棟新開幕的度假別墅漸漸取代往昔綠油油的稻田景色，灌溉水田的渠道是他們祭祀的重點，田若消失，傳統文化也將跟著式微；傳統使用香蕉葉當餐盤餐具，但在大量遊客量湧入後，商家轉使用快速便利的塑膠製品，激增的垃圾量，小島難以溶解代謝...於是這群熱血的藝術家們自行募款籌辦以環保、永續為主題的稻田邊緣藝術節，希望可以喚醒大家在追求利潤之餘，思考下一代未來生活的環境。



為期兩天的藝術節，早上由右舞台的環境工作坊揭開序幕，許多家長帶著孩子一同前來，認識各種塑膠、回收的方法、如何再利用來創作新玩意，搭配打擊樂教學、皮影戲穿插其中，雖然活動以當地語言進行，我雖聽不懂，但可以看見孩子們參與的很投入。舞台後方是手作藝術市集和數攤當地媽媽的家常料理，有香噴噴的烤肉 **Sate**、也有照顧素食者素春捲、還有傳統甜品糕點，統一在服務台以 5,000 盧比購買香蕉葉與竹籃當餐盤，食用完畢若歸還竹籃便會退回 5,000 盧比。當天色漸暗，活動轉往左舞台，從六點開始排滿了當地獨立樂團、舞團演出，演出間每位演出者也會把握機會與觀眾談話，提倡、宣導不同的環保議題理念，引導大眾思考。有一個團體放了十五分鐘 1928 年的峇里風情黑白紀錄片，一窺當年生活的樣貌。

後來輾轉認識其中一位藝術節團隊人員，他表示因為是首次舉辦，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很多方面都以比較克難的方式進行，幾乎所有參與演出的藝術家都是因藝術節的良善的立義而自發響應，主辦單位僅提供交通及住宿的補助，活動場地是使用核心成員開設的民宿旅店戶外空間，租借費用昂貴的音響舞台設備器材很多都是向藝術家、音樂家友人借用，或請他們自行攜帶到會場，最後因參與的觀眾人次超出預期，門票收入讓他們收支可以取得平衡，並確定明年六月繼續籌辦第二屆。此次邀請的藝術家主要以印尼當地為主，畢竟他們的核心主題是關注於本土環境，可以理解，但友人表示若明年爭取到更多經費，他們也很歡迎國外團體前來演出交流。在寫報告的同時，由臉書注意到近日在台東舉辦的第三屆「東海岸大地藝術節」，關注的議題與籌劃的方式很相近，也許往後有相互交流合作的機會。

► Bali Arts Festival 2017 峇里藝術節

由峇里旅遊局主辦的峇里藝術節，從 1978 年開始，熱鬧地進入第三十九屆，為期一個月的藝術節，每天十一點、兩點、五點、八點各有數場以峇里到上不同部落為主、加上少數來自爪哇的團體進行傳統樂舞演出，共計有三百多個演出團隊，約一萬五千名藝術家參與，表演統一在峇里的省會登巴薩藝文中心內四座大小舞台進行，免費入場，當地民眾參與相當踴躍，也有少數好奇的外籍遊客圍觀，每場演出若不提前到場，只能站在後方用力顛腳尖看了。



藝術節開幕當天下午兩點，由市中心 Bajra Sandhi 紀念碑前的盛大樂舞遊行揭開序幕，1987 年開始興建、費時十六年於 2003 年完工的 Bajra Sandhi 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峇里人走過殖民歷史、邁向民主中付出的生命血汗，在這裡舉辦開幕遊行，個人認為還蠻合適恰當。一隊接一隊的部落青年，臉上化著完整的妝，還穿戴著繁複的傳統服飾，在炙熱的太陽下，隨傳統樂聲舞動著，感受的到他們滿身大汗。每個部落以不同代表性的色彩、榮耀的圖騰，讓這場開幕遊行像

時尚走秀又像嘉年華會一般，非常有趣。開幕遊行及晚間的開幕典禮由峇里的官方 YouTube 頻道 Bali GoLive，進行網路直播，造福各地民眾。根據我的觀察，參與遊行的表演者，大多數是青少年，年齡層偏低，人數多到讓我很羨慕他們的高生育率。

峇里藝術節和法國亞維儂藝術節、英國愛丁堡藝術節同樣為期一個月，但不同的是峇里以當地表演團體撐起一個月每天滿檔傳統樂舞的藝術節，而亞維儂、愛丁堡是來自各國表演團隊爭取未來巡演的機會，以現代作品為主。據友人表示，大約 40%的峇里青年選擇藝術為主修專業，進入繪畫、音樂、舞蹈專門學校，畢業後也多依此技能找到工作，這點讓我又更加羨慕了。他又說：「每一屆都由不同的表演團體參與」，那峇里的表演藝術團隊總量真的蠻驚人的。



此屆藝術節以 Ulun Danu（保育水資源）作為主題，海洋與水是生命的起點也是延續生命不可或缺的資源，峇里人的日常生活、祭祀都與水有關，主辦單位旅遊局用藝術節宣導有效管理、使用水資源的觀念。但主題歸主題，演出歸演出，藝術節延續傳統以傳統樂舞為主軸，演出沒有因每年不同的主題重新編排，私認為有些可惜。由於藝術節節目手冊僅有印尼文版本，在藝文中心內走動的警衛、保全比藝術節工作人員還多，讓我尋找場地、對演出有疑問時難以找到可對話的對象。

以往他們虔誠地為神明祭典而舞動，而今日為了迎合絡繹不絕的觀光客，他們的傳統舞步成為生財工具，外籍遊客到了峇里至少會進場觀看一場傳統歌舞演出，像是 check list 上需要被打勾的一個項目，一種藝術體驗，但絕大多數的演出以當地語言進行，讓人很難進入狀況，當地友人問：「很無聊吧？」我困窘地卻又老實地說：「有點」，他說：「直說無妨，其實我們都覺得很無聊」重複踩著高經濟價值的舞者們是否感到更無聊？為神明舞動的初衷已經不再，傳統文化與娛樂演出是否存在平衡點？文化與觀光是相輔相成，文化靠觀光發揚光大，但同時觀光也吃了文化。像廟口的野台戲，也許只有在當地上演的機會，難以走向國際，但國際化是否一定必要？加入當代元素改編成符合西方胃口的

「不無聊演出」後就不是他們最原味的傳統文化了，更何況他們有足夠的旅遊人口支撐這樣的演出繼續，維持現狀對他們來說剛好而已。

雖然我很享受峇里島的熱帶風情，熱情敦厚的人們，食物口味和台灣差異不大，但衛生條件讓我每天拉肚子，（卻沒變瘦多少，好像還胖了 X 公斤），每天早上吃早餐時，也是蚊子的早餐。

結語

經歷了六十三天造訪同屬亞洲脈絡的澳洲、紐西蘭、印尼，老實說過去對他們的了解很淺薄近乎於零，透過雙腳、雙眼實地感受觀察＋與當地居民、藝文工作者聊天交流＋上網閱讀相關外文資料（這三地的中文旅遊資料很多，但關於文化歷史的很少，希望未來除了看到遊記美食分享，可以有更多人深入體驗當地文化）＋自己在腦中不停地來回思辨，覺得也許可以說從 0%前進到 55%，就我的觀察，原以為與台灣較為相近的印尼，情況會比較相似，但其實台灣與澳洲的情況最為類似，尤其在原住民人口比例、歷史、社會經濟上的背景條件，紐西蘭的起跑點不同，已遠遠在前，難以追趕，他們是政府制訂政策時一個正面的參考典範，值得多方面深入交流。

這次以個人名義出訪其實有點辛苦，因為不代表任何團體、組織，對有興趣想進一步合作的作品或機構，不容易找好角度切下去，人說隔行如隔山，但同行跨類別也像隔條大河，從視覺藝術跳到表演藝術領域仍有太多未知，想要繼續探索，為自己仍保有旺盛的好奇心感到開心，也希望未來與這三地有更多的國際交流機會，可以加速相互吸收學習的進度。

回台灣十天了，朋友說，我看起來不像從國外回來吸收了飽飽經歷的快樂，我說，其實我內心是很感激也很開心的，但也許是今年上半年在亞洲各國走踏有些疲憊想家，也許是走了一圈回來馬上看到原住民在凱道上的抗爭、與政府、財團抗衡，也許是看了其他國家的發展，回頭看看台灣，覺得還有好長的路要走，覺得很沉重，想努力但薪水很少，種種的無奈可能默默地吃掉了我的熱情及大家覺得應該要快樂的樣子。

要籌備一個藝術節，要動員上上下下好多人和錢，我希望將來能彙集各方的資源、創意、熱情舉辦一個充滿歡笑與感動的藝術節，讓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花了很多時間、力氣也不覺得痛苦或累，因為那是一個以各族群更加了解、包容彼此為目的的藝術節，提供各族群一個舞台可以發揮發聲的藝術節，一個讓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不論是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新移民有個平台可以互動、交誼、連結的藝術節，然後也許三十年後我們不再分彼此，我們可以一致驕傲的說我們都是台灣人，我們就是台灣人。

再次感謝國藝會提供這次機會讓我的想法更為結實，希望未來的路上仍有你們的支持。